

下
册

丁墨
作品

江山不悔

磨铁言情回归最强音·王牌作家丁墨撼心古言巨献

那夜他双目已盲遍体鳞伤，舍了性命，只为保她清白
那时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她荒了华年，只为等他归来

生死不弃的旷世奇缘，惊心动魄的江山逐鹿
谁设下这命运伏线，谁堕入这乱世红尘，执手相随，莫问缘劫



江山
不悔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下
册

江山 不悔

丁墨作品

江

山

不

悔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不悔 / 丁墨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500-0664-5

I. ①江…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6704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江山不悔

作 者 丁 墨

责任编辑 张 越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 张 36

字 数 68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0664-5

赣版权登字号: 05-2013-2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二十八章	兄弟情深	001
第二十九章	生死相随	015
第三十章	孤胆枭雄	022
第三十一章	执子之手	035
第三十二章	姻缘天定	050
第三十三章	绝世唐卿	062
第三十四章	浮生若梦	073
第三十五章	美人迟暮	084
第三十六章	前尘往事	095
第三十七章	夜袭帝都	105
第三十八章	柔情蜜意	115
第三十九章	孤城已破	127
第四十章	楚氏遗孤	139
第四十一章	英雄盖世	150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四十二章	青仑之王	162
第四十三章	情意绵长	172
第四十四章	天崩地裂	182
第四十五章	白发悲生	192
第四十六章	蛮人部落	201
第四十七章	英雄携手	211
第四十八章	神秘元帅	223
第四十九章	缘聚缘散	234
第五十章	蛮人温柔	243
第五十一章	父子相认	253
第五十二章	温柔帝王	263
第五十三章	花好月圆	272



第二十八章 兄弟情深

“砰”的一声，小屋正面的门和墙同时被撞倒，无数弓箭手在夜色里蓄势待发，慕容湛静静站在他们最前头，面色冷肃提剑望着屋内的二人，眸中杀意凝聚。

慕容湛一路疾行，心急如焚。方才虽听破月出声报了平安，却依旧焦急。如今撞开门一看，却见一名男子背对着自己，将破月抱在怀里，不由得心头震怒。

“撒手！”不待其他护卫出手，慕容湛挺剑便朝那人后背攻了过来！

那人动作竟如鬼魅般快速无比，将破月一松，身形一偏，便朝旁退出了数步。然而破月见他退开，以为他又要走，怒喝道：“步千沅你别走！”

此语一出，慕容湛骤然一惊，剑意瞬间凝滞，呆呆地转头，看着那人。却见月光下那人静静而立，虎背蜂腰，面目俊朗，眸色温和，不正是死而复生的步千沅是谁？

慕容湛慢慢地一步步地走到步千沅跟前，四目凝视。

“小容。”步千沅一把抱住慕容湛，慕容湛亦紧紧回抱着他。

“大哥！”慕容湛眼眶一热，滚滚热泪滴下。

步千沅亦是眼眶湿热，松开他，却依旧抓住他的肩膀道：“对不住，叫你们担忧了。”

慕容湛见他双眸清澈，喜道：“我听月儿说你眼瞎了，究竟发生了何事？”

步千沅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清心教治好了我的双眼，但也让我吃了点苦头，后来逃了出来，拜一位高人为师，一直在山中学艺。”他不愿提及当日手脚筋被断的惨状，只简单带过。

慕容湛听他轻描淡写，有些疑惑。但思及他终于回来，已是万幸，也就不再深究，

只握着他的手道：“这，实在是好极了！好极了！”

“为何不早点来找我们？”冷冷的声音，却带着微微的颤抖，在两人背后响起。

两人同时转头，便见破月白着张脸，眼神暗暗地盯着步千沅。她本就只着单衣被颜朴淙掳了出来，方才又弄得灰头土脸，此时瘦瘦小小站在半堵废墙前，神色恍惚，便似一个被遗弃的提线木偶，弱不禁风。

慕容湛心头一疼，也没多想，脱下外袍，走到她跟前，为她披上。步千沅目光静静滑过他二人，淡淡地道：“学艺未成，不便离去。”

破月回想今夜与他相处种种，哪里还觉察不出，他原本不打算相认！此时听他语气极为冷漠，只觉得遍体生寒。

“那今日为何又要来？”破月冷着脸逼问。

慕容湛一想，已明白过来，问道：“是大哥从颜贼手上救了月儿？”

步千沅和破月都没作声。步千沅偏头看着一旁，破月却紧盯着步千沅。

慕容湛心头没来由地微痛，仿佛又回到当年在婆樾城的牢房里。

步千沅跟她才是一个小天地，而他根本融不进去。

步千沅却未答话，只看向慕容湛：“小容，你跟我来。”

步千沅跃上屋顶，顷刻不见。慕容湛快步跟上去，两人很快并肩而行，一直到了条幽静无人的小巷，步千沅才停步，落在一棵大树下，转头看着慕容湛。

他微笑道：“我原本不打算惊动你们，只想远远瞧你们一眼，过了除夕便走。若不是今日老乌龟忽然对……她发难，我人已经在去东路军的路上。”

慕容湛一听就明白，只怕步千沅暗中跟着破月，才能在第一时间救下。

他心里某处，隐隐地重重地塌陷下去，面上却始终有温和的笑意：“大哥，我与月儿并无夫妻之实，她、她一直在等你，她心里只有你。你不要误会了她。现下你回来了，自该带她走。皇兄那边，你不必担心……”

每说一句，慕容湛只觉得心底那个洞，就要大上一分，慢慢就有锐利的痛，从那洞口爬上来，开始一点点噬咬他的心。但他语意丝毫不缓，他知道必须说个清楚分明。

步千沅静静望着他，看着自己最疼爱的义弟。曾几何时，这性格直爽率真的义弟眸中，

也染上了无法言喻的隐痛。

步千衍也因“并无夫妻之实”这句话，心头起了些许涟漪。但他暗自平复，微笑着拍了拍慕容湛的肩头：“傻小子，我并没有误会你们。一直都没有。我当日并不是因为……这一年来，若不是你护她周全，早遭了老乌龟的毒手。我心中对她的念想早已淡了，你们已经是夫妻，今后我只当她是弟妹，不要再说胡话。我志在从军，今后自会来探你们，不要挂念。”

他的坦言相让，却未令慕容湛有半点轻松。他见步千衍神色真挚，这一番话竟似发自肺腑。而他转念思及自己对破月的爱意，却越发愧疚痛楚。

步千衍见他神色凝重，宽厚地一笑，复又将他重重一抱。只是两人虽都无言，心里想的却是同一个念头：我便将破月让给他，又有何妨？

这厢，破月独坐于庭院中，心绪难平。

这大半年以来，破月不是没想象过他回来的情形。也曾想过，如果他回来了，慕容湛怎么办？每当她想起这个问题，都会心疼不已。但纵然盛情难却，她却一直很清楚，也很坚定。她知道，感情里没有心软，没有拖泥带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那次慕容湛表白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好朋友的距离。

她甚至想过，或许过个三五年，又或者哪日真的找到步千衍的尸体，她也许会接受慕容湛，也许不会。也许就此一人浪迹天涯。

可怎么会是如今的样子？他连问都不问，就替她做了决定，判她死刑？眼瞎了又怎么样？断手断脚又怎么样？纵然他今日不是武功绝顶，他当日能为了她不顾性命，难道她就会嫌弃他？

又或者，兄弟情在他心里，比爱情更重？

转念又想起赵陌君所说，他手脚筋都被人断了，成为废人。可他方才却轻描淡写只字不提，是怕她和慕容湛愧疚吗？

她的心跳又骤然加快，仿佛尘封了一年，血脉深处因他而起的阵阵悸动，又开始复苏。如同又回到他刚刚失踪时，自己日思夜想，想的都是他俊朗的容颜、散漫的笑容，想得心都要碎掉。

百般激烈的情绪，悄无声息交织心头，所以，当步千衍二人回来时，破月脸绷得铁青，

甚至未察觉到，自己正愤恨地死死盯着步千沅。

约莫从未在她脸上看到过如此狰狞的表情，他二人都是一愣，随即不约而同别开目光，跃下屋顶。

慕容湛想起一事，忙道：“大哥，我先带你去见靳断鸿。”

他提到师父，破月这才回神，也点了点头说：“对！马上去。”

步千沅震惊道：“师父，他老人家没死？！”

慕容湛点头，步千沅将他手一抓：“快走。”

破月抢上一步：“我也去。”

步千沅看了她一眼，没吭声。慕容湛仿佛听到心头有人重重叹息，口中却缓缓道：“这一年来，都是月儿在照顾靳前辈。她如今是靳前辈的关门弟子。”

步千沅和破月都沉默着。

慕容湛将破月的神色看得分明，心底仿佛被人重重打了一拳，痛不堪言。他恍恍惚惚地想，大哥回来了，太好了。他应该很欢喜很欢喜的。

只是，他以为能等到的，原来还是等不到了。

很快便到了靳断鸿休养的宅子。步千沅三两步抢进去，推开内室的屋门。破月和慕容湛紧随其后。

烛火摇曳，床上的老人原本合目沉睡，骤然寒风灌进屋子，他咳嗽两声，睁开眼，看清眼前人，登时惊喜交加。

“千沅！”他挣扎着坐起来，又是一阵猛烈地咳嗽。

步千沅“扑通”一声跪倒，连磕重重的响头。破月见状连忙抢过去，扶住靳断鸿枯树般的身体，轻抚他的背。

外间守着的仆童立刻送来热水和煨好的汤药，靳断鸿却摆摆手：“不必再喝了，哈哈！”眼圈却已红了。

步千沅亦是双眸含泪，起身在他另一旁坐下，抓住他的手：“师父，小容已都对我说了。徒儿不肖，不能侍奉跟前。今后徒儿自当陪伴师父，让师父快些好起来。”

当日在无鸿峰上，步千沅虽然同意将靳断鸿囚禁，但终是出于民族大义。

昔日他与靳断鸿师徒情深，几乎当他是父亲。此时又听小容说皇帝已经审问过他，

并未定罪，而他随时会撒手人寰，步千沔自然放下对君和国的敌意，全心全意。

靳断鸿听他言语真挚痛切，笑道：“你不要自责，这一年来有月儿照顾我，我过得很好。现下……你不是我的关门弟子了，咳咳，她才是。”

步千沔和破月都没吭声，靳断鸿喘了口气，看着他们身后的慕容湛：“诚王，我有话想对两位徒儿说。”

慕容湛看着他二人一左一右，同时扶着靳断鸿，这幅画面略略有点刺眼。他点点头，转身出屋回避。

慕容湛走了，靳断鸿先是眉目慈祥地看着步千沔道：“千沔，你的眼睛可大好了？”

步千沔在师父面前不愿隐瞒，便将这一年的遭遇，清楚说来。只是提到菜农，简单带过，也不提自己曾经到过帝京的事。破月听他亲述手脚筋被人挑断，还是心头剧痛，默默望着他。他几次与她目光交接，都是波澜不惊地移开，仿佛当她隐形。

靳断鸿听完，喜道：“极好！不知是哪位高人？你这孩子，终究……咳咳，福泽深厚。”他老于世故，早将两个徒儿尴尬的神色收在眼底。虽他劝过破月跟诚王好好过，但每次破月都只说“我要等阿步”。此刻真的见到徒儿回来，他的心自然还是偏向步千沔多些。于是他将两人手一抓，重叠到一起。

两人都未料到他有如此举动，微微一惊。破月没动，步千沔却要抽手。靳断鸿手劲一紧，虽力道不大，步千沔却不敢硬抽了。

破月的手背与他的掌心相贴，明明平静而无声，她却分明感到一股强烈的悸动，从肌肤相贴的地方，重重袭向她全身、袭向她的心头。这种感觉她已经很熟悉，只关于步千沔。而步千沔神色却淡淡的，看不出任何表情。

靳断鸿轻咳道：“千沔，今后你要好好照顾小师妹。”

步千沔点头道：“师父放心，我自当如兄长般照顾她。”

破月不吭声，心头发冷。

靳断鸿神色已有些疲惫，又道：“你们答应我一件事。”

“师父请讲。”两人齐声道。

靳断鸿闭了闭眼又睁开，脸上浮现柔和的神色：“叶落归根，你们将我的骨灰送回

君和国赤刀门。我也希望……你们去君和国看一看，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看看，我的故国……

“只有去看了才知道……千沔，月儿，没人天生喜欢战争。我的民族，比你们想象的更希望和平……去看一看，告诉无鸠峰上每一个人，我没有……撒谎……天下，明明可以……太平……”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渐渐低不可闻。步千沔猛地反应过来，反手抓住他脉门，只觉沉静无声，哪里还有气息。

破月也察觉了，骇然抬头望着面容安详却死不瞑目的老人，呆滞不语。

“师父！”破月一把抱住靳断鸿的遗体，眼泪滚滚而下。步千沔沉默地抓着靳断鸿一只手，终是在床前跪倒，重重连磕数十个响头。

直到天亮，三人才将靳断鸿妥善葬了，回到了诚王府。一进府门，步千沔便道：“小容，陪我喝酒。”

破月原本走在慕容湛身旁，闻言脚步一滞。慕容湛点点头，对破月道：“你先回房睡。”

破月头也不回，走进了内室。

慕容湛叫人在花园中摆了酒席，又将最好的藏酒统统拿了出来。步千沔失踪这一年，天知道从来两袖清风的他，搜刮了多少美酒，只为某年某月某日，大哥回来痛饮。今日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他心头亦是豪气顿生，因破月而起的悲伤，也暂时置之脑后。

两人对饮一向沉默而实在，顷刻便干掉了两坛。常言道，酒不醉人人自醉，今夜对两人而言更是如此。不多时，慕容湛已满脸酡红、眼神迷离，呆呆笑着，抓起长剑，便开始在花园里狂舞。

“大、大哥，你瞧我剑法……可、可有精进？”他又有些沮丧，“我如今、已不是月儿的对手……皇兄若是知道了，又会、说、说我夫纲不振……”

步千沔原本醉眼朦胧，淡笑着靠在榻上，看他使剑。闻言神色微滞，并不作答。

慕容湛舞了一会儿，将剑一扔，抓起酒坛咕噜噜喝了许多，这才躺下道：“大、大哥，你还要去军中吗……”

步千沔答道：“师父让我去一趟君和国，我去了就回军中。”

慕容湛呆了片刻，应道：“极、极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步千沅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慕容湛又跟他喝了一坛，忽地将酒坛一放：“月儿……也去吗？”

步千沅眸色微沉：“她不必去。”

慕容湛点点头，手枕在案几上，人趴了上去。步千沅以为他已倒了，便不再言语，静静独酌。

忽听他闷闷的声音传来：“大哥……你带、带月儿走吧。”

步千沅端着酒碗的手一顿，一口饮尽。

慕容湛又道：“我、我亲过她。对不住，我亲了她，可她……也是不愿意的。对不住，她本就与你定情，清心教说、说你死了……我以为……”

步千沅猛地想起那日山间所见，慕容湛低头亲吻破月的样子。他再听不下去，狠狠将酒碗往地上一砸，一把抓住慕容湛的肩膀，将他提起来。

慕容湛全身一抖，呆呆望着他。步千沅眸色阴沉无比，一字一句道：“那如今呢？她心中没有你吗？你心中，难道没有她吗？”

慕容湛望着他，眼眶湿润了，迷迷糊糊只觉心头剧痛。

步千沅手一松，将他往榻上一丢，决然道：“这种浑话，今后休要再提。她是你的妻子，与我再无瓜葛。”

片刻后，步千沅才转身，回头一看，却见慕容湛已趴在榻上，睡得人事不知。

步千沅望着义弟，他如何不知他的赤诚心意？心头涌起深深的爱怜，他将他扛在肩头，走向内室。

王府侍从们早得慕容湛嘱咐，知他是王爷义兄，此时见他扛着王爷，往王爷王妃的寝室走，也不敢多问。

步千沅问明方向，穿过庭院，一直走到最深处的大屋。只见窗户透出几丝火光，里面的人还没睡。

他心头黯然，想：步千沅啊步千沅，你终究……还是想在走之前，见她最后一面。

他敲了敲门，破月平静的声音响起：“进来。”

他走进去，不看满室精致奢华，不看破月的眼神。

破月没料到他会送慕容湛回来，微微一惊。见慕容湛醉如烂泥，习惯性地想要上前接过，可看到步千沅冷漠的脸色，却又停步不前。

步千汧见她不动，径自越过她，走到床边，刚把慕容湛放下。慕容湛便睁开眼，蒙蒙地看了一眼，低喃道：“我、我不是睡这里。”

尔后不待步千汧反应过来，一个翻身，便掉在地上，似乎这才安心，抱着被子，面带笑容。步千汧这才注意到，床边地上铺着层厚厚的褥子。很显然，两人并不是第一日分床而睡了。

破月沉默片刻，蹲下将被子从慕容湛手里扯出来，好好地替他盖上。

慕容湛睡得迷糊，一睁眼看到了破月，惊喜地嘟囔道：“月、月儿……你也来喝酒了？”他轻轻抓住破月的手，破月一挣，立刻松脱。步千汧站在边上看得分明，别过头去。

慕容湛却浑然不知东西南北，痴痴看着破月，缓缓道：“月、月儿，你跟……大哥走吧……”

破月身子微微一僵，柔声道：“你醉了，快睡吧。”

慕容湛摇摇头，一抬头又看到步千汧，忽地浅浅笑了：“月儿、是、是大哥的，月儿是大哥的……”

破月听得心头绞痛，步千汧亦是深吸一口气，缓缓道：“弟妹，照顾好小容。”

破月心头狠狠一抽，却见他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大踏步出了屋门。

冬日的早晨日光淡薄、清寒逼人。步千汧从马厩牵了匹马，夺门而出。他穿过冷寂长街，越过巍峨城门，孤身一人，头也不回地往北去了。

慕容湛醒来的时候，已是黄昏。

这一年来，他还未醉得如此酣畅淋漓，虽觉头疼欲裂，可亦隐隐有种发泄后的快意。

他抚着头从地上坐起，一抬眸，却见破月背对自己，站在窗前。

慕容湛微微一怔。

昨夜酒后说了什么，他全然不记得，但见破月一身黑色劲装，桌上更是放着鸣鸿刀和一个包袱，心下一沉。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破月听到动静，转身快步走过来扶住他：“知不知道昨天你们喝了多少坛？傻子。”

慕容湛微微一笑，侧头望着她：“大哥呢？”

“他今早便走了。”破月给他倒了热茶，头也不抬地答道。

慕容湛的笑容便有些干涩：“那你……快些去找他吧。”

破月顿了顿：“嗯，我一会儿就走。”

慕容湛低头看着杯中明晃晃的水面，宿醉的感觉又袭上来。他的头阵阵发沉，勉力道：“正该如此。月儿，大哥为了你颠沛流离，受尽折磨。现下他约莫是有些心结，你多些耐心，不要生他的气。”

破月看着他：“别说了，我都知道。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的，少喝酒，不要太辛苦。”

“嗯。”慕容湛只觉得头仿佛要炸裂，笑容也有些恍惚了，“那是……自然的。你说的，我自然会记得。”

破月见他有些失魂落魄，胸口一堵，却终是狠下心肠道：“那我走了，你保重。”

她深吸一口气，抓起桌上的包袱和刀。慕容湛见她转身欲行，头疼得更加厉害，心也抽痛难当。在他意识到之前，他已伸手抓住了她，一把将她搂进怀里。

破月被他搂得死紧，身僵如铁。他将头深深埋在她肩窝，猛地抬头，低头便要朝她的唇吻上来。

破月呆呆不动，眼睁睁看着他的俊脸俯下。两人几乎脸贴着脸、鼻挨着鼻。慕容湛瞧着她苍白的脸，猛地清醒过来，心想：慕容湛，你口口声声说要让给大哥，现下又在做什么？！

他的唇险险一偏，从她脸颊擦过，骤然松开她。他深吸一口气道：“对、对不住。”

破月不知要说什么。

慕容湛垂头站了片刻，忽地拿过她的剑和包袱，牵起她的手。

破月已然平复下来，抬头冲他甜甜一笑。他亦微笑着，牵着她一直走到王府大门。管家牵了匹最好的马过来，慕容湛将她的包袱都放在马背上，望着她上马。

两人凝望一阵，破月缓缓道：“那我去了，小容。”

慕容湛点点头，终是松开一直被她紧握的手，微笑道：“保重。”

破月不忍再看，扬鞭策马，顷刻便已奔到巷子尽头。终究还是舍不得，转头一看，却见朱红的大门前，慕容湛挥开管家，一手撑在门廊上，一手扶额，高大消瘦的身躯，有些颓唐地佝偻着。微微抬起的脸上，凤眸暗沉如水，默默遥望。

破月心尖一抖，“驾”一声，策马跑远。

出了潼关，越往北走，越荒芜。即使是晴日，天空的蓝也是浅浅的，透着蒙蒙的苍白。

地上的积雪足有尺厚，将所有土丘、田地覆盖得了无痕迹。行人若是抬眸望去，只见天地间茫茫一片。

步千沔策马缓行，时不时提起酒囊喝上一口。冰凉的酒，入喉之后渐渐灼烈，他趁着醉意，回头一望，果见那一人一骑，隔着数步的距离，远远跟着自己。

去往边境只有这一条路，也难怪她能寻到自己。三日来他对她不理不睬，她却一直追随。步千沔捏紧酒囊，抬头只见前方一片光秃秃的树林，村舍林立，他便策马疾行，进了村子。

刚寻了客栈坐下，片刻后，便见客栈薄薄的木门又被人推开。她脱下斗篷，抖了抖上面的雪，递给小二，面沉如水地走进来。

北地荒芜，客栈里只有四五桌客人。见到她的容貌，俱是一静，一时竟无人说话。小二更是迷迷瞪瞪捧着她的斗篷，结结巴巴道：“姑、姑娘，住店还是打尖？”

她眸光淡淡扫过步千沔，走到他对面的桌子前坐下，抬眸对店小二微微一笑，低声道：“他是住店还是打尖？”

她声音极低，步千沔却听得分明，垂眸不语。店小二早也见到步千沔英武不凡，这客栈也经常有走南闯北的侠客路过，他心下了然，低声答道：“住一日。”

破月点点头，掏出碎银，正要吩咐小二，忽听步千沔低喝道：“小二，拿酒来。”

小二还是觉得步千沔难伺候些，朝破月道了声稍候，冲到柜面上抱了坛酒来。步千沔打开闻了闻，点点头，抬手一摸荷包，却发觉已空空如也。

他一年来跟师父学艺，本就清苦。之前也是因师父留下书信，说已无可教，叫他离去，他才只身前往帝京。从慕容湛府中离开时，他也没什么盘缠，身边一点碎银，这几日竟是不知不觉用了个精光。

眼见小二抱酒立在面前，步千沔老脸一红，笑道：“小二哥，跟你打个商量。”他将佩刀解了，扔在桌上：“这可当得酒钱？”

这刀是步千沔当日营救破月时，顺手从一名军官手里夺的。刀柄精致、刀锋偏利，倒是把难得的宝刀。小二也不敢得罪这些江湖人士，拿起刀一看，点头道：“我去问问掌柜。”片刻后回转，还送了两碟小菜。

破月将一切看得分明，也不动声色。小二复又跑到她面前，殷勤道：“姑娘要些什么？”

破月笑：“你们店里最拿手的是什么？最好的酒是什么？”

小二欢喜地报了一大堆菜名、酒名。

破月点点头，从包袱中摸出一锭银子，“哐当”丢到桌上：“菜全上了，一样两份，酒来五坛。”

她声音不小，虽平平静静的语气，但正因为淡定，反而显得比飞扬跋扈更加嚣张。一时店中客人全看过来，有的低头窃语。破月将他们的对话听得分明，也不抬头，自顾自喝茶。

步千沔举着酒碗，亦是垂眸不语，心里却想：她想干什么？看我喝不起酒，故意点一桌酒菜给我？可我已决意离开，岂能吃她的酒菜，叫她徒生念想？

不多时，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一桌竟然不够摆，小二又推了张桌子过来。

这下客人们都有些兴奋起来，频频朝破月看过来。小镇消息传得快，很快便有村民聚集到客栈门口，看这个神仙般的小美人，到底要干什么。

破月目不斜视，拿起筷子，小口小口吃着。她在诚王府锦衣玉食，桌上的虽说是这乡村客栈的拿手菜，但都是鸡鸭鱼肉大腥大荤，口味极为粗放，她如何吃得惯？勉强吃了一小碗饭，也就饱了，拿出手帕擦了擦嘴。

众人见她菜几乎没动，酒更是没开封，不由得议论纷纷。终于，邻桌一名高大的男子笑嘻嘻地走过来。他亦是江湖人打扮，眉目端正、人高马大，倒也有几分豪气。

“小姑娘，点这一桌酒菜不吃，真是浪费啊！”那男子瞧她一身贵气、神色冷漠，倒也不敢太冒犯，看她几眼，便盯着酒食。

破月瞥见步千沔亦抬头看着这边，心念一动，柔声笑道：“大哥，你也想吃？”

原本要那男子当众承认自己嘴馋，颇有些为难。但面对的是这么个娇滴滴的美人，那男子倒也不觉尴尬，反觉能与她同桌而食，也是缘分。遂点头道：“饭菜无所谓，只是可惜了这酒。姑娘若是不喝，在下愿意代劳。”

破月笑道：“来者便是朋友，大哥既然嗜酒，这一桌酒菜相赠又有何妨？不过呢……”她在那男子耳边低语。

那一侧，步千沔却将她的细语听得分明，脸色微变。

过了一会儿，那男子哈哈笑道：“姑娘真是有趣。那人得罪姑娘这样的妙人，别说骂一句，骂一万句，在下也愿代劳。他提起一坛酒，朗声大骂：“步某人狂妄自大、始乱终弃！实乃我辈男儿的耻辱也！”骂完便抬头痛饮。

原来，破月竟是请他骂步千沔。

兴许是他骂得太气壮山河，已经挤进客栈门口的村民中，有年轻小伙子开始热烈地鼓掌。

破月一抬眸，却恰好与步千沔目光撞上。却见他微红着脸，单手提着酒坛，神色还是冷冷的，但多多少少添了几分尴尬窘迫。

很快，门口一个挺拔的青年走到破月面前：“姑娘，我要是骂了，是不是也能坐下喝酒？”

“当然。”

“步某人狼心狗肺、猪狗不如、奸淫掳掠、丧尽天良！”

“咳咳咳——”这回换破月被茶呛到了，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方才那男子的眼力见儿。她悄悄抬眸，却被青年挡住，看不清步千沔的表情。

“步某人榆木脑袋、好吃懒做、不知好歹！”邻桌的大汉端走了一盘鱼。

“步某人口中生疮、脚底流脓，嘴巴还很臭！”只有桌子高的黑脸村娃，抓走了一个鸡腿。

“步某人蠢笨如猪、忘恩负义、生儿子没屁眼！”一名农妇抢走了一坛酒。破月一怔，觉得不妥，反手飞出一只筷子，酒坛“哐当”掉在地上碎了。

客栈里骂声一片，热热闹闹，人人喜笑颜开。

破月望着面前杯盘狼藉、人潮涌动，忽觉意兴萧索。她默默站起来，走到无人的角落，却发现他的位子已空了。再看向楼上，却见他黑色衣袂一闪，房门已然紧闭。

是夜，客栈里寂静无声。步千沔并未睡着。

他只是静静躺在床上，明明收敛心神，隔壁房间的动静却清清楚楚传进耳朵里。

她在床上坐下，又站了起来。

她来来回回走动。

她叹了口气。

她又倒在床上，也许还滚了两圈……